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城十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剝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卉窪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同之。果覩枳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處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

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圍而飛出。頸脫俱盡。後迴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呴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大燎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蝶不見。更毒虺。虺遂倒於石而殞。蜘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裹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仙乃析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蝶即出於僧前。儼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蝶乃殂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蝶也。

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

僧及覽布已在側。其於精妙奇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舶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闢見底矣。以

漂瓶張之。有一泥鰍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榼一盞，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

駝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

第十一

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蝶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魂奉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

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居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冬

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

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第十一

三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蹟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癒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撻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縕披散飲

食或遇甚痛惱者換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瀆池咼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柱其口。師入其口。趺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蕩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

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者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於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饋。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莫爲人天欽奉。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馭鳳驂鶴之儀。薄黜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夏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

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與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徧詣所嚮信宿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章等誠曰。人生難得。

據上
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闍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

清真如畫性不如葷。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
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
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
遊。謁石霜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
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
城十
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
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徧遊名山。諸曰。逢乾
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
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
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

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
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
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
不出。必爲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
數人。指呼百諾。而重罔複領。菜已青矣。蓋畊
種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
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
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平。
既而道德播聞。縉徒雲集。遂成巨刹。忽有老
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嶽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

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何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注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漑田數百頃邦人神之

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

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

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
拗下拂地三丈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
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
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
處住山衆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
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衆淒然堅
請且爲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
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
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
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

謂師獨行木諾所請遂覓水一盂嘆杖爲虎
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
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
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
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
碑
勒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
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濬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逆知
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

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遣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紮南府

終就戮也。挾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傍尋爲娶民家女遭訟銅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令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

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
縣無更勘寫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
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甚謹肅未
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
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
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窯七所。及
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
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窯中端坐。身

有奇光璀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窯。
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窯俱有一辛七在
中。繇是陝人呼爲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爲堂中第
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
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
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
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
道具入方丈。揭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

稍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脢乃

切腰。切罪。感額。膚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

以杖荷布囊入廝。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

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濶。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閭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

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騃。既攀手足。既懵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菜抵閨鄉。叩頭哀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爲汝除去。卷十

史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閻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者如堵跋疎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

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嘗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椀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羹食置椀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棄之而云吾彼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

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論時饑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去騎

威十

十一

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卦出荒榛中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潔泉怪石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

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帶。腹飽矣。論解衣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論勿言。論至洲使招僧。僧已逝矣。

観子和尚

京兆観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蜋以充其腹。暮即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観子和尚。

後不知所終。

扣冰古佛

扣冰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

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船巖故。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

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
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
靈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
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
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
城十
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
十二
與道俗備香薪茶毗^并耀滿山收舍利塔於
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
遠近稽禮靈異非一

全寧

釋全寧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
葷血其母累觀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
染及修禪觀亭亭高竦不雜風塵慕十二頭
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
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住入天台山間巖
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魑
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寧之居也二十餘年惡
鳥華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
其路或侍其候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
見寧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縫纏食無重味復往參詔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沒與元帥有緣歲十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十三

耳初住天台智者嚴尤旬習定有鳥斤鶲巢於衣祇苦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遂上智者巖作二闕一曰一生禪定二曰誦

經萬善莊嚴淨土乃真心精禱得誦經萬善乃至七度於是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峯誦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二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爲立西方香巖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

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効鬼

神時有市儈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

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祝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倍步後以

鞭驅萬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壅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窖音教藏掘打鑿破見一鴉闊音聯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

洪十

十四

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灌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廻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

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今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評直。迺遣歸。見武肅王問之。言無所屈。加之高行。造應瑞院居之。假號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竈。溪水泛泛然。隈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大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矣。僧讓菴令

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菴內聞念佛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挪三掬。黃粱挑野蔬。和煮與食。後遣回去。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迴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蹤跡。後在浙

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
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
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
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
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
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
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
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

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
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
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罔然不知其涯涘。當
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
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
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
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
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
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比相訪。故及山門
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

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
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
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
者乎

點點師

成十

十六

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
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
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
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卽^祚_昨之人咸神異
之後不知所終

行遵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
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臘則必杜
默於閭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
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塗恒若風
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夕輒市黃
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
戶且無四壁入後闔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
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訶責

歛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

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居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燐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城上十七趙乃召人發

之。番音鉢方興。適遇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間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子晉安玉山縕徒爲茶毗焉。

僧纖

釋僧纖。俗姓王氏。京兆人。恒居于淨衆寺。髡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僞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纖。纖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纖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咨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纖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纖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葉曰。考乎真僞。非君燭。

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橐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勢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

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緩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渡。槳不旋踵至。春試。禁^{庚子}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

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
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
行。驗其策名之禁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
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
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
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
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
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

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
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翛然深往坐石
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鏡棧笠藏石
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
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雜草有祥雲
歲十

十八

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
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爲路龍以移他
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
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
嘗從暉游欲爲沙門暉熟視曰。沒世緣深當

爲我家垣牆。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中灘。有病比丘。爲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爲我洗摩。暉爲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癒。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遯流俗。憎之去。爲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荆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顧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慈明呵曰。未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鑿。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

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_音禡後登衡嶽之頂靈峯寺住懶瓊品又移住芭蕉將移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比芭蕉菴幽占堆雲處

卷一
二十
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飢餐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繩置盆中

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柳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成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

甘嗜野菜。每見家廚烹燶^音毛鱣。則手掬沙
灰投于爨鍤。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
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
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爇沉檀。時號爲聖僧。
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鍤子百數。
成十
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
聖耳。鑲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
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
誠。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
七俱祇院事清瑩。遂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
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
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
從屠酤遊飲。唱無所擇。衆以爲狂。遂獨曰。此
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溫州人
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
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
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禪翰其疾。初
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

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

測何謂後英宗以漢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

悟普淨院施浴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近佛
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鱠
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

客遇風且沒見僧操鉢引船而濟客至都下
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柰何客記其貌真引
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白我從古始
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
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

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
質真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
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往瑞光民有屠

步十

步二

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
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
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
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
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

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
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請淨
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
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
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
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
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
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品
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
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
人初住雲品已而遷翠品舊有淫祠鄉人禳
禱酒哉。汪穡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
以不敢掇褐。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
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品建
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
鏡於碑陰者。新恚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
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

之視之已成灰燼而巔記安然無損晚還住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計聞諸方衲子爲之嗚咽流涕。於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

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鍾時長洲縣寧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爲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冥見三者今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始蘇守應公有婢爲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夫見夫繞師三匝

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爲管內法主
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爲
不常。但呼爲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
城十
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
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
模醜異。願師慈悲。爲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
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

靈芝

前日牛產犢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

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
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
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爲山和
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
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
體。其或未然。當爲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
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報。熊蔭
夕。急俎。降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爇之。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

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
奉獻以爲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
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
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
城十十五
外微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
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
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
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名
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常羅漢

永樂北藏

神僧傳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
會故得此名楊氏媪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
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真黃籙醮道
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餓悔楊
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
家買花雌雞一隻來如言得之命殺以具饌
楊氏泣請曰尊者見臨非有所愛惜今日啓
醮筵舉家内外父絕葷饌乞以付隣家僧不
可必欲就煮食既熟就廳踞坐拆肉滿盤分
置上真九位乃食其餘齋罷不揖而去是夕

第一八一冊

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媿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羅漢悔謝之賜今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亡幸其來以爲冥途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瞻巴

國師瞻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旦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漱湏。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

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瞻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送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端愈。賜予甚厚。且

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道從。成宗北巡。命瞻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成十

廿六

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

永樂北藏

神僧傳

第一八一冊